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十六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軍制說

王鳴鶴曰古者以田賦出兵故兵農爲一無事則負耒而耕有事則荷戈而戰何民而非兵何兵而非民耶井田廢而兵農分後世沿革不常代有利病大畧載之簡編者可考而知已我　朝宮禁有衛京城有衛自畿甸以及遐方衛所鱗立所設軍

士俱有定數無非寓兵于農使各爲備此　祖宗畫一之法美善之規藉令恪守遵行雖萬世無獘可也迺比者行伍空虛徒存尺籍淸勾之法旣壞占役之弊滋煩此軍伍之不振而戰守之無資也奚惑哉一遇寇亂非召募則征調征調不可常召募不易使費軍需而鮮實用患孰大焉故欲無募調當復軍額欲復軍額當先屯田先屯田以足食復軍額以足兵此相須之機也於是轉軍制

軍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盜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鄭玄曰用謂使民事之也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

鄭文莊曰此即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之制

及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婦爲家

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餘也）唯田與追胥竭（盡也）作（行也）

賈公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羨卒盡行也

吳徵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遠而勢近故丁夫無畏避室家無怨思秦漢以來萬里長戍民之遠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不耕而食雖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若夫募兵之法繫以重賞使自應募而又使之二十備戍行五十免軍

役斯盡善矣此樹酌之得宜

蹈矣詳曰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備知其人丁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强弱能任其事與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編次爲一伍積累而上脩敘相承以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勢而起則人無窮奢非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憊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則起之以爲軍旅當教閱則作之使趨田役遇有盜賊則比之使與追捕遇夫間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爲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先儒謂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之則布滿於行陳不用則收歛而歸之田里此萬世無弊之軍政也後世舍無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復

可慨也夫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呂祖謙曰一軍之制爲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人亦窘於人而不

得騁矣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強不兇弱
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舉吞之僭豈
可得哉
吳澂曰伍一比也兩一閭也卒一族也旅一黨也
師一州也軍一鄉也家所出一人將相長司馬其
師史者也成周寓兵于農方其無事爲農則萬二
千五百家而爲一鄉鄉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
爲兵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軍將皆命卿卽鄉
大夫之爲也
邱文莊曰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
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
不得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卽吾吏居則聯其家而
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六鄉之
官皆所衛纍係之人六鄉之人皆素敎仗節之士
有事則聚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
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
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擁兵之患先
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

圖夷豈非制罪

之得其道歟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

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劉敞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

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

制諸侯不得擅稅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

爲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業之

丘文莊曰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政而

家一人爲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爲長勺之

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壞益於古可知矣

衞襲效尤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

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而不可

復春秋作丘甲之書其

垂戒後世意深切矣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稅爲田租）有賦（賦爲發賦斂之財）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二十國爲州州有牧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一夫卒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遇焉

鄒文莊曰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鬬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

中兵不三圍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慮患遠固未嘗廢戰亦未嘗忘戰觀爲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謂先王忠厚之至更勞苦進不欲窮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里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爲帥帥故萬人爲

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蒐同）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匹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猶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蘇軾曰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

李靚曰管仲相桓公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然則軍之法固嘗試之矣

邱文莊曰管仲內政謂得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天下大國莫能敵後世之兵動以十百萬計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敗此無他所以什伍之者無定制所以教養之者無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衞者無常心此其所以雖多而不得其用也內政之作猶有三代鄉兵之遺意後有作者於兵農既分之後畧於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

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南北軍兵卒謂之左右京輔

林駉曰漢制南軍衛宮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武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邱文莊曰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寄於皐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會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邱考古制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謂之北所以別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宮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京之意

漢調兵之制民三十三年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于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代行者也過更者亦以錢雇直不行者輸之縣官以給代者也

邱文莊曰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畧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爲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邱文莊曰唐一代軍制大畧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時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杜牧曰爲國者不能無兵也居外則叛韓黥七國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以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焉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歐陽修曰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

重事蔑然其因時制變以苟趨利便至于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于一時而不足施于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于農其居處教養畜財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歐文忠曰史謂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衞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源也嗚呼太宗遠矣而子孫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於亡後之世主其於祖宗之法固不可輕改而於兵尤當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穳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曰彍騎

又文獻曰歐陽修謂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于亡焉蓋以唐之子孫驕弱不能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屢變其兵制致于天下弱而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或以爲措置之勢使然嗚呼茲豈獨勢使之哉蓋亦人謀之不臧也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興廢之

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
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
日久府兵漸墮為人所賤百姓耻為之又牛仙客以
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幣帛寄府庫晝則
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

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奈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狥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鄭文莊曰李泌之言可見府兵之善三代以後所僅見者也蓋有恒產者有恒心有所顧惜然後不敢恣肆有所係累者然後不肯棄捨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廢而兵農遂分而不可復合

惟唐府兵之制稍近于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廢李泌當上陵下替之時思欲復之然終不能復可慨也夫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鎭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藉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

呂文莊曰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無兵備寧惜而不用不可欲用而無人此國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其役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而無所施於其間咸平

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大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甯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其初兵不滿萬光甯以後募兵雖衆而士字日壞

邱文莊曰宋一代軍制具于此實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詳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畧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

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每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本朝軍伍之制也竊考歷代兵制前後多有變更加減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盡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　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　宸衷制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故自開國至今百有餘年矣　聖子神孫恪守成規以爲　宗社不拔之基其間固有軍伍懸空之處將領積多之患惟在設法填補調停之則盡善矣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

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

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之

寸皆天子自爲守也且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廪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餽運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鬬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

欲羣起而譟呼此何爲者

邱文莊曰蘇軾此策於漢唐宋兵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必欲復古之制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況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特鉏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其地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唐自天寶

末失此地其後藉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囘鶻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坐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發人人無有已也牧此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矣彼區區叛將以蕞兒廳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師況居

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

文皇建都於此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爲卒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請有罪者充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切恐自茲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於今矣請於

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爲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眞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

勁兵則　國勢自尊　國威自壯履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豢養之徒盡有歸矣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擾節要有心計知治體之臣專主其事講求利害的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伍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衞總旗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衞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衞千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戶正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他賦役皆無預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詣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損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將籍五十八免役徙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擾不調遣歲

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都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臨平行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召集民兵依京營操練分合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監馬政工部遣官閱軍器車鎧各具實關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又見京畿之屯條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廠不及數者合諸其隣約三丁備一種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羣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將按畝以收預爲倉場積草料于近廠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爲駕馬運地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即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 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都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

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置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失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算天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向舊積凡幾向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羨餘者則爲收貯以爲此五郡罷役之值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爲計工定值出此錢雇聞民以代之常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爲先是計算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救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用措有餘以補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歲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 國家歲入夏秋稅糧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 其他鹽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費以實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 國勢以

張 國威內以固 京師外以攘夷狄其于 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于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大上章以爲不便其後十年果以之選擾戍邊大爲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爲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頻數也農隙教戰 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粮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渠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爲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關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况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閒如出湯炙以就清爽之地上軫 國恩淪肌徹髓其歡欣鼓舞銘刻思報爲何如哉此法儻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費內可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攘外夷之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隨時需宜補偏起弊又有待于他日之良臣賢輔焉

兵部尚書張公時徹云衛所轄於都司都司轄於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戸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戸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凡五千五百有奇淸勾之法旣壞里書脫漏戸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管過爲誅求收伍未幾旋即竄匿至於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荷戈殳者兼之汰黜之令過嚴異姓充役及無妻者輒俱罷革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軍安得復舊額乎

海道副使譚公綸云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爲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入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爲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

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于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爲今之計合無委賢能有司官員公同該把總官前去各該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將城中街巷盡行查出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於釜竈床鋪若干亦要從實開載貼於大門之上乃各委官親自持簿帶領各伍官旗沿街履戶逐一挨查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

文冊庶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存留食糧老弱不堪者逼者行革退即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除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買勾即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下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役占者自今伊始通行禁止其賣放逃出外行商藝業投兵撥戲及容隱在籍收取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

糧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守城之人如百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糧籍口該管官旗招徠補充至五分以上即量行獎賞其始終不改縱容賣放如故者掌印及該佐官旗聽各道從實查參輕則問罪降級重則綁解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或云今之論兵者有五曰屯軍額曰選弓兵民壯曰練鄉民曰募義勇曰調客兵此五者救時之切務

也愚謂皆非探本之論也何也衛所軍與弓兵民壯乃官兵也官兵足何事他求乎惟軍則缺伍弓兵民壯則不堪用故思練鄉民鄉民不能遽練也故思召募召募不得人也故思徵調不知向來兵政之敝其原不在於此乃將官畏死不敢擅動官軍殺賊之故也我 朝大明律一欵云云云夫兵凶戰危勝敗兵家之常也自古名將如太公孫武武侯其人上下數千年落落可計外此雖善戰者不能爲必勝矣設有所損其數豈可量哉蓋我

太祖撥亂反正躬親戰伐深知馭將之宜嚴而行師之當愼故以是垂訓使爲將者常以失機爲憂全勝爲念則練兵不敢不預臨陣不敢不勇耳此其立法之至意所以重人之大命也若其用法則又有權衡於其間蓋人情易怠而難久常恐懼之猶慮其忽若立法不嚴則喪師失律何所不至也自定律後莫敢不遵比遇用兵言官引之以糾劾法司據之以問擬將官惴惴焉寧殺其身而不敢損軍士非悶奸以規避則顧家兵募義勇以衝鋒若

有敗衂軍領不斷則失機之罪免矣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後世軍自軍民自民軍常設以衛民民常耕以養兵此國用之所以常乏而民之所以難堪者端以養兵之費大也既不用軍以戰則軍爲徒設不過聽差點名虛文而已籙之似爲徒勞不練亦爲無害在班似爲徒養逃亡亦爲不覺衛官初以兵缺爲利而侵月糧法司後查其糧而作羨餘兵日漸寡糧日漸縮若遇寇亂撫操兵備見軍無適於用欲究之則弊久欲用之則

徒使將官受失機之誅耳不得已權用民壯義勇更廣募調以支之殆乎官各以功擢去誰復理前任之事也故雖大亂如倭　朝廷新總設督提督重臣添設兵備副使海防僉事一時亦不能正其弊不咎不用義勇民壯弓兵見不堪用不咨不更召募召募無良不容不更徵調徵調不可常則又議練鄉兵要之鄉兵僅可自守而不可爲鄰援不如復　祖宗舊設軍額欲復軍額須復舊設糧額此相須之事也糧額如舊則足算無難軍額

如舊則沿海衛所隨在有備不必募調而常如募調且實省募調之費矣然有軍不練與無軍同練而不戰與不練同似宜遠稽 太祖云云之言近述 聖上屢批戴罪殺賊之例嚴 勅兵備海道官專督衛所官練軍限以一年半年務有實用仍 勅總督提督今後賞罰務查將官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其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後有功准贖若損軍至幾人而獲級不多則姑容緩死或去其官或行降調俾之

戴罪殺賊視後效大小而量處之若隊伍敗衂全無斬獲者照　大明律失機處斬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而凡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矣豈非善體　太祖立法之意通其變與民宜之乎不然軍固命也民壯義勇與募調之兵亦莫非命也軍損三人則以犯律而論失機民壯義勇募調之兵而損三十人三百人亦以律所不載而不論可乎夫　國家設軍衛民戰死乃其分也今受民之養而不與民捍患民反代之戰爲天下之究

孰甚於此此弊無人敢言則將官終不用軍以戰不用軍以戰則軍伍之缺不必查補而沿海設備非廣募調何人以布列之耶天下之費吾不知其所窮而倭寇之患吾不知其所終也雖然猶未也兵必土著馬牧於官古之良法也欲補軍伍須改遠爲近則服水土便勾攝如是而逃者乞題照職官謫戍但逃殺之例著爲定法此非變祖宗之制也法久弊生不省不救而通之也以上實軍伍

輯經武說

王鳴鶴曰天下幸而無事則所重在文不幸而有事則所重在武武所以戡禍亂靖邊疆威服百蠻而綏安中夏者也古之聖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無事常爲有事之備經武之道不可不預見之經傳者可考而鏡也故曰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由斯以觀古人何嘗一日置武而不之講也近世承平既久學士大夫厭言武事遂令豪傑智勇之士束手縶足而不復展隆萬

之際陵夷甚矣一遇烽燧之警尋且議將議兵議戰議守如目前海外之役垂十載而未得息肩可慨也已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猶以行師之久爲戒後世而今何時也財匱力竭憂在蕭墻天下之勢幾于累卵語有之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經武者尚念之哉

經武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大禹謨）○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胤征）

丘文莊曰以上三條辭見前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胤征）

李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則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謀于始也

邱文莊曰靖言雖非經意然亦有理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傷也）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參說曰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所以惡惡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亡之所以亡固存之所以存邦國者乃其昌矣

梓之奇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輔顯遂爲善者必爲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爲不善者爲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有存之之道則詩而固之

鄭文莊曰昧者亂者攻之取之可也若有不幸而衰弱而或馴至于喪亡乃兼之侮之豈天道哉豈聖人之心哉意所謂弱者亡者乃爲不善所致而非爲善而不幸也故下文曰殖有禮覆昏暴蓋所以至于弱而亡者昏而暴者也故因而覆亡之是則上天之道也故曰欽崇天道永保天道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泰誓

蔡沈曰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書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

林之奇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彼善惡也度義彼勝負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同上

孔安國曰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欲

許文莊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爲人上者眞毋煩民之所欲哉吾拂民之欲則民不欲吾爲之主哉民不欲吾爲之主則必將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從爲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牧誓

蔡沈曰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

蘇文莊曰人君常誦此二言出入起居恒存諸心口誦而心維之則必兢兢焉在民之上恒如朽索之馭六馬焉

禮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少儀

孫頤曰軍行舍止經由之處必思爲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己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

韓廣曰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同上

鄭元曰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仲尼閒居

胡安國曰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弱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

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莊十九年

鄒文莊曰此言譬主于聘然亦可推之以用于出師

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 宣十二年

鄒文莊曰此語左傳亦引之

穀梁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隱二年及桓十八年

邱支莊曰此三言穀梁傳凡兩見雖爲會而言然亦可以用之于師旅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音田服隱五年陸德明曰不塡服于來服者不服塡厭之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僖二十二年○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襄二十五年○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昭四年○君不爲匹夫興師定四年○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隱四年○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隱五年○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隱九年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隱十年鄦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隱十一年○凡公行告於宗廟反同也行飲至到也舍置也爵酒器策勳書勳勞于策禮也桓二年○師克在和不在衆桓十一年○彊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桓十七年○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莊三年○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莊十年○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莊十二年○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莊二十七年○輔車輔頰牙車相依脣亡齒寒僖公五年

鄒文莊曰公羊穀梁二子皆載脣亡齒寒之語而左傳加輔車相依一句

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

懷（並僖七年）○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僖十年）○古者大事必乘其産（謂馬）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亟怒難任背天不祥○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並僖十五年）○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僖十九年）○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僖二十年）○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無謂邾小蠭蠆有毒（並僖二十二年）○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僖二十四年）○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

功以爲己力乎○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並僖二十五年○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邵文莊曰凡左傳所引軍志之說必古有是書今亡矣夫幸其言猶有一二之存用兵者可以爲法

師直爲壯曲爲老並僖二十八年又宣十二年○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僖三十年○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僖三十三年○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並僖

三十三年○諸侯敵王所愾愾怒而獻其功文四年○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文六年○先人有奪人之志軍之善謀也○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並文七年○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並文十二年○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文十五年○我能往寇亦能往文十六年○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宣四年

杜預曰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行後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人之牛罰已重矣宣十一年○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叛則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非丈夫也也○命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志薄之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邱文莊曰此武之七德

拊而循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　董宣十二年）○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宣十五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四年）○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又曰善鈞從衆（成六年）○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董成十六年）○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董成十七年）○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

襄三年 ○謀之多族(家也) 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八年)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 與晉踣之(僵也) (襄十四年)

(邪支莊曰掎角之言出諸此)

兵不戢必取其族(襄二十四年)

(杜預曰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久將墊隘(虛雨水) 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襄二十五年)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 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襄二十七年）○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昭四年）○五大（謂五官）不在邊五細（謂五官之屬）不在庭

杜預曰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昭十一年）○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昭二十二年）○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昭二十三年）○乘亂不祥○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肆（勞也）以能（與衆同）之多方以誤之（昭三十年）

唐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

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定五年○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定十年○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哀元年○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哀公年

邱文莊曰左傳中論戰伐之語頗多其間多是引其所聞及古志往往切於用兵之實前代名將若關羽岳飛輩皆喜觀左傳有由然也故錄其要語載之以為經武之要使後世知三代以前兵法猶有存者如此非但後世詭譎然用權謀變詐也

國語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

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外寇知其弱而歸圖焉己自拔其本矣○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論語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邱文莊曰萬世經武之要不出乎聖人此二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尉繚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謹人事而已矣

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聖人有誅而無戮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仁義之兵行於天下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禍莫大於輕敵○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樂殺人者不可

以得志於天下矣○管子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瑕者堅○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必故無功○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動如一體五指之更彈不若拳手之一挃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

歸文莊曰經傳諸子言及武事者僅此

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抗

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善戰者其因勢而利導之○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婁敬曰夫與人鬭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李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鼂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帝王之道出於萬全○韓安國曰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田祿伯曰步兵利險車騎利平地○王翊曰禍莫大於殺已降○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遙同）度○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

貪○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福生于內不可不謹○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不勝○戰不必勝不苟接及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光武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光武詔徵鄧禹還曰毋與窮寇爭鋒○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虞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皇甫

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鄧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農者勝之本也○陸抗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蔣濟曰虎狼當道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譙周曰射幸數跌差也不如審發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廖化曰智不出敵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羊祜曰兵勢好合

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裴誽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韋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韋孝寬曰不因際會難以成功○邢巒曰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李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驅脅以來苟以拒敵本非其情不容以叛逆目之○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爲戰不

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邱文莊曰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說爲之法再用之以應變制勝則在乎人兵法亦猶是焉嗚呼世之藝術豈但兵哉儒者之於六藝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傳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邱文莊曰此杜甫出塞詩語也射人先射馬一言雖詩人吟咏之語然中國與虜人戰制勝之要法也籌邊者不可不知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

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灑策○有功見之人必悅勸○將貴專謀兵以奇勝○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御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事而不失其稱則成力全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過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事有

便宜而不拘其常制謀有奇詭而不拘衆情進退死
生惟將所命○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
肅而不怨○統師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
令不二○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所以
同其志而齊其力○將欲安邊先宜積穀○陳寔曰
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范仲淹曰將不擇
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又曰將不知古今匹
夫勇耳○宋祁曰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蘇軾
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鄧浩曰兵家之事

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岳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技叟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余端禮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譬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程子曰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交持○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兩軍相向必

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朱子曰厮殺別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

邱文莊曰諺云一夫捨死萬夫莫當若為將者以節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捨死向前天下無堅敵矣

又曰厮殺無巧妙兩軍相挂一邊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贏立不脚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兵之勝負全在勇怯○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纒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邱文莊曰程朱道學大儒其於兵事亦皆通曉而常言之可見儒道無所不該而文武無二道也

輯軍情說

王鳴鶴曰古者以田賦出兵故邊圉有事則荷戈而戰無事則負耒而耕是以無遠征久戍之苦如詩所稱薄伐玁狁荆舒是懲即盛世何能去兵所以卹其情者固自有道也幽厲之時以禽獸視民苕華桑柔諷刺悲怨而國步從可知已嗟夫前代興亡之跡昭昭史册間其本原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斯民古今殊時而民情則一爲人上者柰何不思所調息而培養之哉我　國家屯政不修兵

撫士著故北邊日耗于攻戰而疲敝于徵調東南
拒倭征苗亦藉召募如目今朝鮮之役羽書六道
竭海內之兵力以赴焉謂足以威服醜夷保障東
游似矣然能保其無異域之悲離曠飢寒之怨否
也杞人憂天爲衆所嗤今有瞻秦脐之已事懷杞
人之私憂者有識之士其將嗤之已耶抑亦深維
遠慮而預爲善後之圖耶

軍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聲踊躍坐作擊刺之狀用兵戈戟之屬土土功國國中城漕衛邑名我獨南行

朱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邱文莊曰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可國風之詩皆出於閭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詩以觀民風民之言見於詩爲治者誠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王天

下之大本在此矣況征伐大事又
何傷民之情而必從已之志哉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鑿墻而棲曰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子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人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愚文韭曰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匡征之疲瘁幾何時勞之以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

本於推已及物之恕發而爲序情閔勞之仁豈有
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
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近地之行猶不可
以無期刻以中土之人而爲邊鄙之戍涉漠沍寒
之禁交蒸瘴癘之鄉一籍邊關永無可歸之期嗚
人之愁怨無聊也可知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
去也有常時其歸也有定限知其苦而閔其情如
以恩而厚其賞則役雖艱苦萬狀亦所甘心矣唐
末之禍起於龐勛桂林之戍
不更後世人主向鑒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名）采薇薇亦作（生出地也）止曰歸
曰歸歲亦莫（晚也）止靡（無也）室靡家玁狁（北狄）之故不遑（暇也）
啓（跪也）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蒲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甚貌）行道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飢我

心傷悲莫知我哀詳見真氏前書

朱子曰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邱文莊曰采薇之詩其言謂此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以自愬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之如其身之疾痛疴癢者今不復詳載惟摘取其首末

二章而備詳程朱之言程氏所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怨之心上察民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誠知軍旅爲勞民之具凡有興舉皆爲乎民非不得已而不爲及其役之也又能察深其情知其勞苦之狀卹其飢寒之苦俾其室家之誠曠念其生業之廢墜有所用心則爲上所知有所勞力則不爲人所摧抑此則役雖勞也而忘其爲勞雖憂也而忘其憂而一於效君王之儀而功無不成矣

詩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苕（陵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子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無妻曰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朱子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黄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樗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邱文莊曰先儒謂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

凋耗人民不卹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所以降為國風也幾人君當四方無虞之時九重清閟之燕試以二詩與先儒所論者而諷詠焉其向日思所以愛惜民力而培養元氣凡有興師動衆揆之於天道人情物理事勢苟可以已者無不已之非甚至於不得已無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抑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平也靡國不泯滅也民靡有黎黑也具俱也禍以燼灰燼於乎有哀國步運也斯頻急蹙也

註朱子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

辭也

韓嬰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罷役而役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靡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泯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變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資蔑滅也資咨也天不我將將養也靡所止疑疑定也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競爭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梗病也

朱子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源其所從來也遠矣

韓嬰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然不知誰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慇慇念我土（鄉也）宇（居也）我生不辰（時也）逢天僤（厚也）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見也）痻（病也）孔棘（急也）我圉（邊也）

講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一二章則言亂生不已所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邱文莊曰桑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離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讀之於口察之於心必先有以調息而消弭之使其厲階不生國步不頻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矣其見病也急矣其在邊也側夫横目而黎首者見其車馬之盛旌旗之美則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額以相哀相怨

矣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櫘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邱文莊曰復謂除其賦役也

光武時從齒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邱文莊曰高光皆起自兵間目見軍士之勞苦故其於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于地下則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於犬馬之死猶必埋之以帷蓋況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濮咨內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猶曰財不足兵不多又曰與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饋送之苦行者有鋒及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贄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

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不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

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鬬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鋒而覘目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于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

然衣粮所須厚踰數等豈約相形隔絕斯甚

邱文莊曰陸贄之言为見人情事弊而於征行之勞擾邊塞之苦楚人情之哀怨軍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親履其地而目親見其人辛苦勞頓悲啼怨恨臨于死亡欲求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其所以為之處置者則又如親見其人親理其事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決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虛為之言也後世聖君賢輔凡贄所言皆當恒寫一通置之坐隅使邊塞寒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動于心

宋太祖時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年〇三年又詔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繒帛

邱文莊曰創業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雖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時將士與我百戰以

爭天下致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傳于子孫世世享其富貴而無窮其一時攀鱗附翼之人幸而生者固與共享其享之矣而其子孫亦與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則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爲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力必卹人之身非徒卹其生而必卹其死也繼世之君坐享富貴者尚體祖考之心而毋忘其富貴之所自哉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邱文莊曰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兵以廣地而事犢者當觀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

朱子曰循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邱文莊曰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解者曰

體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

夫人君之於士卒雖曰勢分懸絶然其好惡則初

無以異人君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處夫四塞

之地而察其好惡之情切切然形之於言孜孜然

念之於心恒使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間邊塞之

境恆在殿陛之下有情而無不達有功而無不知

有屈而無不伸則凡爲吾禦邊而效力者豈有不

在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謂古人之兵畜如子弟

之衛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義固當如是也若夫

爲人上者不能體情以盡下而徒責下之盡義非

所謂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謂循而將之三軍之士

皆知扶續此意也少不得非但爲將

者少不得也而爲君者亦豈可少哉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